

卖枣姑娘朋友多

■ 王桐依
甘肃酒泉“90后”农民

“小王老板，大枣还没上市？我家已经断顿儿啦。”拿起手机一看，刘阿姨大清早又发来微信。

如今的刘阿姨，可不像5年前那般客套。她从我家买大枣，我总挑些个头大的寄过去。一来二去，也就从顾客变成了好朋友。“我家去年的库存货有点儿干，9月新枣熟了，我第一个发给你。”一番指尖飞舞，我认真“秒回”。

闲时翻看自己微信，2000多个联系人中，除了亲朋好友、创业伙伴，顾客朋友占据“半壁江山”。探讨农鲜产品、分享趣事逸闻，我们5年多的“大枣社交”，甚至转化成了“线下好友聚会”。

2013年，我在杭州读大四时，母亲因病需要一大笔药费，让人心急如焚。而老家农场里几十亩大枣，偏偏找不到销路，差点儿烂在地里。走投无路，我硬着头皮，在朋友圈发了第一条推销大枣的消息，当时连价格都没想好。没承想，当天之内近百斤的销量，让我振奋又感动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立志做好“卖枣姑娘”，不辜负大家信任。当年毕业，我返回老家，把农场“搬上”淘宝、微信等平台，成了一名真正的网络“农三代”。

新疆葡萄受了灾，村东头的老李早早收到亲戚消息，打算把自家的葡萄园好好打理；南方暴雨交通不畅，贩西瓜的老杨从微信群里看到朋友的提醒，把自家西瓜存进冷库，不再盲目赶路……社交信息瞬息流动，让“谷贱伤农”的困境越来越少，大伙儿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。

经过5年多的“网络互动”，我与很多顾客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每到收获季，我家近百平方米的仓库被红彤彤的大枣铺满。挑选、包装、发货，家人齐上阵，确保卖给顾客好友的大枣质量“杠杠的”。

上个月的一天，一位赴美中国留学生给我留言。原来年初他在国内吃到了朋友买的大枣，一直念念不忘。最后，他花了2000多元邮费，让我把大枣寄到了美国。我在邮寄的礼盒里专门附上一封信：“感谢你给我的信任与支持。愿祖国大西北的红枣给你带来浓浓的家的问候。”

本报记者 高炳整理

书信微信不能少

■ 刘珂
新疆喀什 某边防连 上士

入伍11年来，我见证了连队通信联络的巨变。

回想初到连队时，没有手机，更没有信号，联系家人只能靠写信和座机电话。现如今，每周都能与家人视频通话，有时真有点儿不敢相信。

我们连地处帕米尔高原，海拔4000多米，每天日照不足4小时。2007年，我刚入伍时主要靠写信与家人联系。驻地地处偏远、常年积雪，交通不便，初到连队极不适应的我因为思念父母就写了封家书。

“刘珂，你家里寄来的信！”通信员小王激动地呼喊着。捧着信的那一刻我热泪盈眶，不仅因盼了两个月的信终于到了，更因收到了家人的关心。

如今手机网络、微信快捷便利，几秒钟就能联系上家人、朋友，可没想到信息飞速传播的今天，通联对“一线天”的官兵来说依旧是难如登天。

七八月的帕米尔高原原冰雪消融，河水湍急，看着奔腾而过的河水，我紧锁眉头，心里默想又要断路断信号了。思绪回到2015年8月，当时连天暴雨，加上山上冰雪融化，滚落的泥石流使道路被冲断，通信线路被毁，连队陷入失联状态。

联系不上家人的我心急如焚，除了想念刚出生的儿子，更多的是怕家人担心。一个月后，道路疏通，通信恢复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，微信图标处显示“99”的红色数字，“你还好吗？”“怎么不回消息？”“我和儿子很想你”……妻子的一条条信息刺目扎心。

我当即拨通视频，不到3秒钟妻子就接通了。视频里妻子满眼泪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没事就好，我和儿子很想你。”

“通信线路被冲毁了……”我焦急地向妻子解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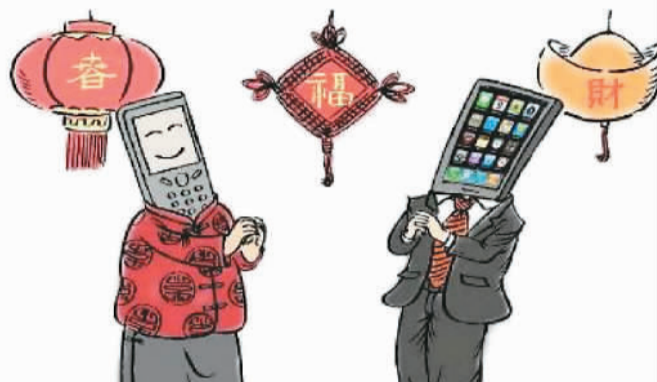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懂。你是边防军人，安心工作。”视频另一端的妻子打断了我的话。此时的我再也忍不住，泪水不停地从脸颊滑落。

张官星 王鹏飞 柴雪峰整理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从一张小小的邮票，到互联网时代的电子邮件，再到如今即联即通的微信，中国人的社交方式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

微信时代

您还写信吗？



天天欢聚朋友圈

■ 陈希国 吉林长春 退休公务员

我这个人不善交流，所以年轻时很少给别人写信，包括至爱亲朋。

时光进入1997年时情况开始不同，因为这一年儿子参军了。儿行千里爹妈担忧。那时除了电话还没有其他通讯设备，只好写信。

记得儿子入伍第一天写给我的信，热情洋溢，文采飞扬。我看后稍加修改就发给了报社。还很快，《吉林日报》便以“军营第一天”为题在副刊上发表了，从此拉开了我们爷俩通信的大幕。他在军营有啥成绩，及时写信汇报；家中有啥大事小情，我也及时通报他。特别是发现他情绪不正常时，比如训练苦了、累了，我便写信开导他，他在报刊发表作品了、在部队立功了，也会写信告诉我，我就写信鼓励他。我俩写的书信现在还保留着。

这些信中有温情脉脉、和风细雨，也有声严厉色、雷霆闪电，有人情味儿，也有火药味儿。不论咋说，那时我写给儿子的信对他的成长和进步有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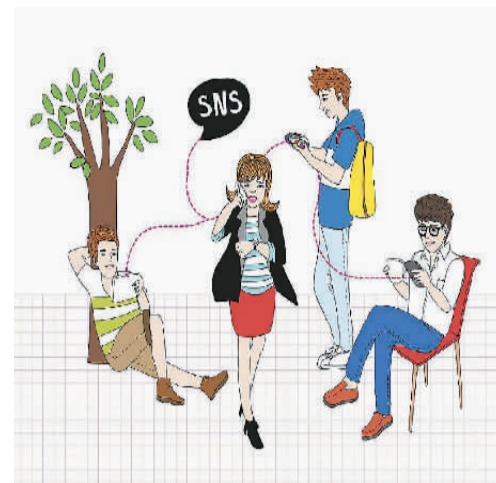
大帮助，所以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《父信如帆》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武警报上，后又收入他的散文集《迎迓青春》中。

儿子从当兵到当军官，又到国家公务员，逐渐走向成熟，我俩也就很少通信了。有事打个电话完事儿。

现在更不用写信了，我和儿子、孙子都有智能手机，都加了微信，不仅能说话，还能视频。

国家进入了新时代，我也产生了新思想，每天增加新内容；我要求子女们每天都必须和我、老伴儿通一次话；孙子必须与爷爷奶奶来一次视频。如今这一切已经养成了习惯；每天我们老两口等女儿、儿子和孙子、外孙、外孙女的电话或视频，有时还发起群聊，各路“神仙”全来，热闹极了。有了网络，就有了每天的团聚。

写信一般开头语都说“见字如面”，现在是每天见真人，这是多么幸福的天伦之乐啊！



手写书信更珍贵

■ 陈方歌
美国 Mechanism Digital公司
艺术总监

今春回北京度假的时候，我回外婆的老房子收拾儿时的物品，无意中翻出一大包杂七杂八的纸，竟都是中小学的时候同学、笔友寄来的信件。笔迹稚嫩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大多还保留在原来的卡通信封里。

记得上初中的时候，笔友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。下课铃声一响，我就一路小跑到门卫大叔那里探头探脑地询问，几乎每周都能如愿收到一两封回信——粉色的漂亮信纸，娟秀的字迹以及信封上小心翼翼写的“谢谢邮递员”的小女生的心意。当时没有手机，网络没今天这么普遍，一纸书信维系了多年纯真的友情。

来美国上学后，和家人联系时最常用的是电子邮件或者视频聊天。不过，教父母怎么用电脑软件可是个挑战。记得第一次和爸爸视频，我眉飞色舞地聊了好久之后，爸爸才嘿嘿一笑，尴尬地说：“闺女啊，我其实看不见你，屏幕一直是黑的……”

终于，铺天盖地的微信几乎取代了一切传统沟通方式。职场社交活动中，不见有人交换名片，都是拿出手机猛“扫码”；多年的老同学在群聊中找到了“组织”。与此同时，节日的祝福变成了模板群发，微商广告泛滥成灾……沟通方便了，人情味儿却淡了。

美国人虽然不用微信，但走上曼哈顿街头一看，大多数行人的目光也都黏在手机上。年轻白领拇指飞舞回复邮件，西装革履的银行家左右开弓，一手黑莓一手苹果，手指动一动便日理万机。收到回复的速度比信件时代快了不止百倍，可每个人脸上的焦虑有增无减。

对我来说，手写的信恰恰变得珍贵了。挑选信封、信纸，一笔一画注入情感，变成了一种浪漫的仪式。就在上周，我收到朋友从旧金山寄来的礼物，惊喜地发现里面附了一张手写的卡片。看到久违的墨水字迹，心里充满了读微信码字无法带来的感动和温情。

生活离不开APP

■ 肖亦君 北京五中 高一学生

我出生得晚，没赶上传说中的精英腰带bp机，也没赶上身份的象征——大哥大；至于写信，请问这指的是情书吗？开个玩笑，言归正传。

社交方式，本质是人，言谈举止、思维习惯；通讯变革，不过表象。今天，我只聊通讯。

当年我呱呱坠地，产房外的爸爸给老家守在电话跟前的爷爷奶奶报了平安。喜得千金，爷爷奶奶逢人便夸，全村尽知，我肖某人出生啦！

黄发垂髫，慈母之心。我身上永远装着一部儿童手机，接打电话、安全定位、危险报警……大概为人父母，因为珍爱，所以最怕失去。

总角之龄，父母已不是我生活的全部，学校、老师和同学已然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；有我深恶痛绝的“家校通”，更有我爱之深沉的QQ聊天、个性签名、个人空间、漂流瓶友……属于我们的、课堂之外的社交圈。

豆蔻年华，微信时代！家人群、同学群、闺蜜群、爱好群，语音、音频、视频、表情包，票圈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……爆炸般的感觉，有没有？

而今，改革开放40年，我们这一代绝不是感触最深的，但绝对是受益最多的，大到家国天下，小到胡同邻里，睁眼即是繁华，闭眼便是安宁。我们享有的是国家带来的安全感，是科技带来的自信心。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——通讯，其本质在于信息的交换。我们这一代既得益于而今信息量的巨大，又醉心于追求信息交换的速度；既自负于信息过滤后所积累的自信，又忧心于信息交换中所错过的未知。“00后”的我们，在这样的幸运中思考，什么才是当今最需要的通讯？什么又是当今最需要的社交？



书写习惯改不了

■ 曹正方 湖北大冶 国企员工

我是“70后”。在我读中学和中专时的记忆中，与家人、同学之间的联系方式只有写信这一种方式。

记得读中专时，每到暑假，我就忍不住和那时的同桌美女同学、如今我的妻子写信通联。

那时一个普通的信封5分钱，一枚普通的邮票2毛钱。尽管我每次写信一个小时就一气呵成，但去乡邮政所的路程却很远。走几公里山路后，再乘坐5毛钱的三轮车到乡邮政所，往返一次得折腾半天。

信件寄出去之后，我就回家数着手指头，忐忑等待回信。等信的日子既难熬又幸福，酸甜苦辣，五味杂陈。有时候，过了半个多月还是风平浪静，有时候过了一个多月杳无音信。

就在我几乎失望、黯然神伤的时候，村委会的人来到我家，递给我一个白色的带蝴蝶的精美信封。我激动得跳起来，紧攥信封，生怕它飞了似的。等送信的人离去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搬把小凳子，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，小心翼翼地拆

开信件，轻轻地凑近信纸，闻着信封上的淡淡清香，美女同学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，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中专毕业后，我与同桌美女同学通信多达100多次。也许是我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她，花花绿绿的信件停满了女神的芳心。

1998年，我和同桌美女同学结婚。尽管当时家里花4000多元安装了一部电话座机，我和妻子配置了BB机，但写信依然是我俩情感交流的方式；我经常给妻子写信，妻子也给我回信。后来我和妻子又有了智能手机，虽然没有了鸿雁传情的书信，但是我依然在手机上书写情感。科技改变了生活，但是没有改变我书写的习惯。

如今电脑、手机走进了千家万户，身边几乎看不到有人写信，大家有事打手机、发短信。老幼男女都迷上了微信，开着视频、语音，即使相隔千里，也如近在眼前。那些精美的信封、漂亮的邮票，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，成为我们这代人温馨、难忘的回忆。